

類

說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二

荆湖近事

酒囊飯袋

散幅裙

老婦嫁詩

存孤恤寡

舜作蟠蛇

大市裡賣平天冠

僧是詩家奴

謁戌將致詞

詠柳

鶯鶯詩

安知獲麟之筆爲騎馬之用

鄧公池亭

傅語縣君謝到

白傅琵琶行

五臟穀

一縫裘

金坡遺事

玉堂之署

大雪賜詩

御樓侍立

黃盤鵝

江南圖畫

太宗押勅

破鎌檢舊草

一灰堆

御筆戒酒

門屏竊出

靈鵲

弟拜相兄草麻

狡兔三穴首鼠兩端

不可令周翰知 留請假榜子

東齋記事

朕有三條帶

賞花釣魚

賦山水石

夢召對

議藥不合

賦落韻

富人納貴絹

乖崖表德

千林如有喜

二鶲榔卯

以制誥爲贊卷

微風

狀元給騁從

明憲下草制

劉輝作狀元

百日宰相

劉君謨蛇精

司天奏侍臣

黃筌畫

寫生趙昌

十眉圖

鮒魚緣木

庭松詩

雙廟

立朝以曾魯公爲法

好把長鞭便一揮 一聲河漏子

費錢觜

文如錦綉屏風

官家隣人

作漢春秋硯

宣獻未嘗素談

不足則誇

薛出油

水晶燈籠

照天蠟燭

放生

禁食蟆蝦

預買紬絹

體備中和之氣

濟有五德

鐵砧

荔枝

保心如止水

灰牛白馬

勸酒當以量

契丹風俗

改罪已辭

趙均平

孝猿傳

蜀茶

物理相感

漢似胡兒胡似漢

鐵林騎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二

類說卷之二十二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荆湖近事

陶岳撰

酒囊飯袋

馬氏奢僭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散幅裙

周行逢爲武安節度婦人所著裙皆不縫謂

之散幅或曰裙之於身以幅多爲上周匝於
身今使開散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是名
俱去矣夫幅者福也福破散其能久乎未幾
而行逢卒

老婦嫁詩

曹衍撰馬氏野史拾進年已衰耄獻老婦嫁
詩云滿頭白髮爲新婦笑殺年少豪家兒又
詠鶯鶯云終日灘頭延頸望能消大海幾魚
多

存孤恤寡

周行逢命何景山爲益陽令強取人家婦人
景山曰卑吏無它蓋存恤孤寡行逢曰何不
寬其賦稅免其徭役乃置之於家於理安乎
戲謂僚吏曰不如令佐海龍王去遂投於江
中

舜作蟠蛇

呂夏遊舜洞見一古碑謂舜曾於此洞作蟠
蛇身受諸苦惱不知其幾世至隋仁壽中遇

一尼摩頂受記遂得託生夏曰悠悠蒼天被
何人斯妄爲玷瀆如此之甚聖莫大於堯舜
暴莫大於桀紂安得桀紂至暴寂然無聞至
聖反爲蟠蛇又尼者一髡跣婦人有何功行
摩頂受記使之託生耶由是著解分篇千餘
言

大市裏賣平天冠

廖融詩云遠山秋帶雨水館夜多風潘若冲
陽朔縣詩云門連百越水地管數千峯郭影

雲連樹林聲月帶春二人更唱迭和詩家之
勁敵太宗懲五代場屋之弊以詞賦策論取
士融冲之徒稍稍引去融曰豈知今日之詩
道一似大市裏賣平天冠並無人問耶又素
性重僧前後贈詩甚多或問其故融曰僧是
詩家奴一人贈一篇且圖帶往東西南北去
耳

僧是詩家奴

並見上

謁戊將致詞

林楚材窮窘益陽戍將李著謂林曰大凡秀才必能道言語何不向我身上道一兩句楚材觀其額上耳後皆雕火珠雲雁卽致詞曰伏以太保氣貌雲橫身材筆直兩行秋鴈於耳畔以斜飛一顆明珠當額頭而突起著大喜厚贈之

詠柳

狄煥詠柳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登疑碧亭詩數點分秋霽不知何處來

鷺鷺詩

張仲達咏鷺鷺詩云滄海獨深處鱸魚喫得時張文保曰佳則甚佳爭奈鷺鷺觜大長也安知獲麟之筆爲騎馬之用

孫光憲爲荆南幕府常慕史氏之作每曰安知獲麟之筆盡爲騎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

鄧公池亭

孫逢吉遊鄧公池亭問創置之由云馬氏諸

公子舊園逢吉留詩曰馬家公子鬪亭臺巒斷
山根碧沼開啼鳥不知人事變數聲尤傍
水邊來

傳語縣君謝到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少與之
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
豎報云縣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曆燈
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
與縣君謝到閻氏慚怒而去

白傳琵琶行

李守愚聞人誦白傳琵琶行笑曰此婦本長安娼女嫁茶商在外而居輒於夜中移船就之聽其琵琶以佐歡得非姦狀顯然耶

五臟穀

李守遇取黑豆緊小而圓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臟穀到老視听不衰

一縫毬

徐博世爲皮匠能爲一縫毬晚爲道士能導

引握拳置口中或反手抱柱身隨起而足直
上太祖召見曰臣能走乃脫履於殿庭走二
十匝而出入之息如故

金坡遺事

錢惟演

玉堂之署

太宗謂宰臣曰蘓易簡告朕乞御飛白書玉
堂之署四字今付宰臣李助以下來於中書
堂面宣賜

大雪賜詩

太平興國七年季冬大雪上賜學士詩曰輕
輕相亞凝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鄉
詩一盞玉堂閑話道情無

御樓侍立

唐制玉樓賜赦學士得升丹陽樓侍立五代
以後因循廢之蘓易簡奏自今上御樓覃恩
與樞密使侍立御榻之側

黃盤雕

舊規云十月初別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

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

江南圖畫

太祖平江南所得圖畫賜學士院五十餘軸
景德中只有雨村牧牛圖無名寒蘆鴨徐熙
筆五王飲酪圖周文舉筆

太宗押勅

陶穀竇儀在翰林乾德二年范質等俱罷相
命起韓王登庸制下無宰相署勅穀云自古
輔臣無虛位者惟唐文宗甘露事後數日絕

班當時僕射令狐楚鄭覃奉行制書今南省
官亦可署勅儀曰穀之所陳非承平之事不
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平章事卽宰相之任
也太祖曰儀之言是也卽命太宗署勅賜之
破鑠檢舊章

韓不能詩及入禁中不長應用一夕湏詔書
甚急韓停筆問吏索書舊章吏以本典局戶
出宿不可搜檢不乃破鑠取之改易而進

一灰堆

張洎博士多聞在江南將命入貢及還作詩
十篇多訾詆京師風物有一灰堆之句以悅
其主蘓易簡得其親書本後洎與易簡同爲
學士不協上前往往往異同易簡云清河公若
更相矛盾卽將灰堆之句進呈矣洎聞之甚
懼稍屈伏焉

御筆戒酒

蘓易簡嗜酒御筆戒之云卿若覆杯朕有何
慮易簡承詔斷酒已不復飲上亦不責及

參大政見上不復敘待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故易簡詩什之中多思禁林

門扉下竊出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慎者甚懼李宗謨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後爲脩官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謨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湏從門扉下出

靈鵲

院中有雙鵲栖於玉堂之後海棠樹學士會
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感召之
事因謂之靈鵲故晁翰林詩有却聞靈鵲心
應喜并予詩云靈鵲先依玉樹栖蓋謂此
也

弟拜相兄草麻

錢希白惟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希白當制世
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
生草麻前代記之矣

狡兔三穴首鼠兩端

錢若水爲學士太宗禮遇甚厚嘗草錫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上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旣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批其後云極好

不可令周翰知

梁周翰少有文譽及入禁林年已七十景德中答宰相待罪表不稱旨上別令趙安仁撰

曰不可令周翰知恐其愧恨上聖德包容如此

習請假榜子

楊大年性剛頗忤上旨毋在楊瞿有疾遂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上怜其才終優容之止除少司馬仍許只在楊瞿

東齋記事

朕有三條帶

錢倅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

同倅請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
五丈河一條倅大愧服

賞花釣魚

三館惟直舒預坐校理以下賦詩而退太宗
時李宗謨爲校理作詩云戴了宮花賦了詩
不容重見赭黃衣無聊却出宮門去還似當
年下第歸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
會也

賦山水石歌

賞花釣魚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
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於不意多荒惡
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咏狀一人
忽仆於石上曰日來作賞花釣魚詩準備應
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
定內鄙惡者與外任

夢召對

蔡子直識 英宗于藩邸後知州夢召對曰
只在北更無得去旣寤乃靈駕發引之日因

大慟哭終而卒

武臣不持喪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王以奏請持喪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爲諫官不欲令持喪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永叔勃然曰父母死令持服安得爲高論夢得歎曰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於理兩制臺諫竟爲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俸官以下不持服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無官者將何以處

之

議藥不合

司馬君實與予莫逆之交也惟議藥爲不合賦落韻

景德中李廸賈邊皆舉進士有名者試皆不與廸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乃奏乞收王文正公爲相曰廸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漸不

可啓遂收廸而黜邊

富人納貴絹貧人食賤米

張尚書詠在蜀時米斗三十六文絹疋三百文公計兵食外盡令輸米絹之餘者許貧民買之貧民頗不樂今米斗三百絹疋三貫富人納貴絹而貧人食賤米皆以當時價於官無所損益而貧富兩利蜀人懷思不已

乖崖表德

張尚書守蜀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實封

與僧正云候十年觀次後十年薨于陳州計至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冠褐繫縑草裹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像于府治及寺觀中

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

薛簡肅舉進士時贊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公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曰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此

以制誥爲贊卷

丁文簡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爲贊卷復自笑曰是不揆也後爲知制誥學士參政亦見其所存有素矣初舉人必以文卷贊先進自糊名後浸衰賈許公爲中丞奏罷公卷而士子之禮都忘矣

狀元給騶從

祥符八年蔡文忠狀元及第上視其秀偉顧宰相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

始此也

夢明窓下草制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少舉進士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云春牋問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朴旣寤改名朴又至華陰詣金天王廟求夢夜夢明窓下草制明年果第三入及第後知制誥嘗云某初得此夢甚喜纔作翰林學士頗嫌之矣人心是無已也時夢得已爲參政俸祿差厚耳去學士亦不甚相遠

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

劉輝作狀元

有堂吏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明年狀元乃劉輝也

百日宰相

彭年深於術數一日報杜祈公拜相 彭年曰百日宰相後其言驗彭年名壽

蔡君謨蛇精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累夕每夢登鼓

角樓而睡通判恆鼓角匠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人遂以君謨爲蛇精

司天奏侍臣有逝去者

祥符中司天楊浩奏侍臣當有逝去者翌日楊文公以母疾不俟報歸陽翟初上欲立章獻爲后公不草詔章獻旣立不安乃託母疾而行

黃筌畫

黃筌黃居來居寶蜀之名畫手也尤善毛羽
多養鷹鶲觀其神俊以模寫之其後子孫有
棄畫業而事田獵者既多養鷹鶲則買鼠以
飼之其後又有捕鼠爲業者人家置博奕之
具者子孫必爲博奕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
置業豈可以不慎哉

寫生趙昌

蜀有孫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學懷
亦善山水毛羽趙昌善畫每晨朝露下遶

欄諦玩手中調色自謂寫生趙昌人謂以手
捫摸不爲采色所阻乃真昌畫也其爲生菜
折枝果尤妙又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
昌畫遣有供應以是有畫遂亞於昌

十眉圖

天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地有瑞草謂
之錦地張乖崖嘗令刻平之封其門戶後
日開復生如故

鮋魚綠木

蜀有鯀魚善緣木有聲如啼兒孟子所謂緣木求魚是亦未聞此也

二鶲擲卵

陵江上見二鶲擲卵相上下以接之蓋習其飛也其胎教之意乎又翹羽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其天性俊爽是亦躁進也

徵風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徵風知來觀鳥所向則可知矣

庭松詩

有式贊薛簡肅所業庭松詩云范前嫫母陋
雪裏屈原醒公大稱之

雙廟

王質知蔡州毀吳元濟廟立狄仁傑李愬廟
立朝以曾魚公爲法以曾魯公爲法王景彝
或問立朝當以何人爲法曰曾明仲然謹約爲
近而嚴過之福壽弗逮也

好把長鞭便一揮

楊文公置酒招石中立資政絕句好把長鞭
便一揮石和曰尋常不召尤相造況是今朝
得指揮其談諧類此

一聲河滿子

元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詩益成二十八字仲
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
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龍圖王博文也一
日對上說歟歷之久不覺淚下殿院蕭定基
也與韓魏公諸公同發解舉人作河滿子嘲

之王宗道爲諸公講書二十年訴於上求進

用仲昌郇公從子論科場不公牒歸建州

費鐵嘴

故老能道蜀時事云天兵伐蜀蜀主大懼各
廷臣募所以拒天兵者費鐵嘴越班而出對
衆謂鐵嘴不獨有口才兼有膽勇諦聽之
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敢於是衆笑而退

文如錦綉屏風

夏英公言楊文公如錦綉屏風但無骨耳議

者謂英公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
汪洋不如文公也

官家隣人

太祖殿前慮囚有囚曰念臣是官家隣人
太祖以爲燕薊隣人遣問之云臣住東華門
外太祖笑而宥之

作漢春秋硯

胡旦作大硯可數尺鐫其傍曰宋胡旦作漢
春秋硯命埋塚中

宣獻未嘗素談

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慮囚公曰汝與何人素有何寃囚不能對坐上官更以俗語問之囚始能答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拂然襲人景文公則英采秀發三人者久視之無一點塵神仙中人也

不足則誇

歐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某何公南不誇飲酒司馬君實

不誇清絕大祇不足則誇也

薛出油

薛簡肅公尹京一切以嚴治人謂薛出油後知成都俗好遊公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薛春遊欲換前所稱謂也姜樞密遵魯肅簡公亦以嚴稱時目姜爲姜擦子魯爲魚頭公

水晶燈籠

劉隨待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

類言
卷之二
晶燈籠

照天臘燭

由元均治成都有聲人有訴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目之照天臘燭又謂之不錯事尚書

放生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渺活物命之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乃有惠蛤蜊數隻者卽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李景

初家市一巨鱉景初未知也夜夢皂衣姥來告乞命卽遣放鱉亦夢姥來謝

禁食蝦蟇

沈文通知杭州禁食蝦蟇終二年人不敢食蝦蟇亦不生及文通代去弛禁而復生如故此物理之不可致詰者也

預買紬絹

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豫給庫錢貸之至夏秋輸絹於官預買

細絹蓋始於此

體備中和之氣

仁宗暑月不揮扇以拂子敵蚊蠅而已冬月
不御爐鑿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

疥有五德

世言疥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喜傳於人義也
义手指擦禮也生罅指節骨間智也癢必以
時信也

鐵砧

鐵砧以鍛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砧皂筭則
一夕破碎鞭以箠馬則愈久愈潤且堅納以
擊貓則隨節折梨

荔枝熟

人未採則一日虫不敢近人採則虫鳥蝠
蝠之類無不殘傷者故採荔枝者日中而采
之

保心如止水

張文孝公觀性沉靜未嘗行草書自咏詩云

類言 卷之二
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人以爲着題

灰牛白馬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駕灰牛相遇遂爲夫婦生八男子前史所謂迭爲君長者也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馬

勸酒當以量

契丹有馮見善者予接伴勸酒見善曰勸酒當以其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也以此知契丹徭役亦以戶等中國不量

戶等役人耶

契丹風俗

契丹使者蕭慶言達怛人不粒食家養牧牛馬飲其乳亦不食其肉腹如筋雖中箭不死又言契丹牛馬有熟時一如南朝養蠶也有雪而露出草一寸許此時牛馬大熟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改罪已詞

仁宗時書詔未嘗改易慶曆七年春旱楊億

甫草詔旣進上以罪已之詞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太旱赤地千里天感朕勤以戒朕躬茲用屈已下賢歸誠上叩冀高穹之降監憫下民之無辜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灾於朕自今避殿減膳許中外實封言事

趙均平

成都十邑惟新繁稅平初定稅時有姓趙者相地肥瘠以爲稅入輕重之數至今人謂之

趙均平

孝猿傳

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于蕭氏後旬日示以母皮跳躡號呼不食而卒蕭生爲作孝猿傳

蜀茶

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象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卽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物理相感

世傳棘能辟霜蓬能辟沙物理相感也有蓬生處則不聚花果以棘圍之則茂

漢似胡兒胡似漢

狄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減去爲樞密使有以謠讖告予者曰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予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美事上安肯爲之近世有以王德用貌類 藝祖宅枕乾崗爲言者疏

入不報卒亦無事其人語塞嗚呼前世如此
被誅者甚衆哀矣

鐵林騎

西邊呼鐵鶴子爲鐵林騎

類說卷之二十二

終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三

博物志

崑崙山五色水

地以石爲骨

物恠

山澤氣

和氣所生

姪娘避忌

生男法

取火

胎生卵生

守宮

續絃膠

常山之蛇

吳餘鱠

練石斷鰐

后稷伊尹

千日酒

染髭法

積油生

養生法

野葛

客星犯牛斗

殺長子

上藥中藥下藥

黃帝諸臣

寶劍

指倭草

天孫

蒿官

山雞

蓍

寶器

三人冒霧

食鷄

駝知泉脈

猴羆名馬化

雲漠圖

太陽之草

虎僕毛

河精

諸物相似者

遠志

日月食

續博物志

天可倚杵

春雲秋風

喬雲

墨兵

金條玉料

兔目

子規黃鳥

毛席氈卿

容成侯

大宅虎圍

鳩車竹馬

貌唐

金折

壺郎

清廬

天心月脢

澤鶴

文王四乳

鳩杖

九寡

陽馬

八極

畫妖

物類相感志

靈夔

楓人

金銀汗

陰陽石

仙漿

九豫章

投酒於川

鼠重萬斤

嫁茄

觀日玉

玉火

香雲香雨

麝枕

龍鬚拂

樹化鴛鴦

蠲忿犀

類語
卷之三
瑟幕

宣室志

止戈龍

千年仙鹿

玉清三寶

見蝦蟇

柳將軍

錦半臂

紙月

架梯取月

月圓白瑤宮

諸葛後身

平生當食萬年

夢捧日

虹蜺天使

韓退之見神人

白衣吟

月下聯句

曹唐詩

黑龍甲中出

黃衣婦人乞命

玄陰池

清水珠

躉螬

玉龍膏

居士金精

稚川真君

巴酉平蔡

七聖畫

謝翹詩

旣杵爲妖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三 終

類說卷之二十三

宋溫陵曾 陸 編

明 新野馬之 騞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博物志

崑崙山五色水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里地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出五色水流入境名曰河地下有四柱三千六百軸犬牙相牽

地以石爲骨

川爲脉草木爲毛土爲肉

石者金之根

物恠

水石之恠曰龍罔象木之恠曰夔魍魎土之
恠爲燭羊火之恠爲宋無忌

山澤氣

王山多雲鐵山多石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和氣所生

和氣相感而生朱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
出黑丹阜出土恠江出大貝海出明珠人主

壽昌天下太平

妊娠避忌

婦人妊娠不欲見醜惡物食當避異常味不可見兔令兒唇缺不可啖姜令兒多指

生男法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婿衣冠平旦左遶匝勿反顧勿令人知必生男

取火

削木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

胎生卵生

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守宮

蜥蜴或名蝘蜓用器養之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十斤搗萬杵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唯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東方朔奏武帝用之有驗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續絃膠

漢武帝時西海有獻膠者以注斷絃名曰續

紋膠

常山之蛇

有兩頭觸其一頭一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

吳餘鱠

吳王江行食鱠不盡棄其餘中流化爲魚其長數寸名吳餘鱠

煉石斷鰐

天地初不足故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其缺斷

蠶足以絕地維故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

后稷伊尹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
跡伊尹生乎空桑

千日酒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
言其節度歸至家醉而家以爲死葬之酒家
計千日滿往視之云亡已三年於是開棺始
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染髭法

胡粉石灰以水和之塗髭鬢不白

積油生火

積油萬石自然生火秦時武庫火積油所致

養生法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封君達云體欲常少勞無過食去肥濃節酸鹹絕憊慮損喜怒慎房室

野葛

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族生亦不

可食

客星犯斗牛

有居海濱者每年八月見浮槎過甚大俟其復來裹糧而登行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廓廬舍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飲水此人問是何處答曰君還問嚴君平則知之後問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斗牛始知乃天河也

殺長子

越之東有較木之國其俗生長子則殺之名宜弟

上藥中藥下藥

上藥養命謂五石鍊形六芝延年也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下藥除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也

黃帝諸臣

祝融造市高辛臣也蚩尤造兵炎帝臣也揮
造弧牟 造矢倉頡造書容成造曆伶倫造

律隸首造數皆黃帝臣也儀狄造酒禹時人
綿駒善歌齊人

寶効

名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闢五者皆歐治子
所鑄

指佞草

堯時有屈軼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
之又名指佞草

天孫

泰山神曰天孫天帝之孫也主召人魂魄

嵩宮

周德澤盛嵩大可爲柱名曰嵩宮

山雞

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蓍

一千歲而三百莖故知吉凶

寶器

繁弱之弓屈盧之矛鷄子之努孤父之戈皆

古之寶器

三人冒霧

昔有三人同冒霧一人病一人無故一人死
無故者飲酒病者吃飯死者空腸

食蠅

荒年食蠅半斤支十日飢

駝知泉脉

煌煌西渡流沙千里無水沙下伏流惟駝知
之每至泉脈則以足跑地掘之必得水

猴羆名馬化

蜀西南山中有物似猴長尺餘能人行名曰
猴羆又名馬化行路遇婦人輒盜去以爲匹
偶無子終不還有子輒送其家不養其子母
輒死其子既長悉與人同皆以楊爲姓故蜀
之西界多姓楊往往馬化之子孫

雲漢圖

劉褒漢桓帝時人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
北風圖見者皆寒

太陽之草

天老曰太陽之草服之長生卽黃精也

虎撲毛

羽氏國人有翼飛不遠有獸綠毛似豹毛可作筆名虎撲毛

河精

夏禹行河見長人魚身曰我河精也
諸物相似者

魏文帝記諸物相似亂真者砥硃恠石似美

玉蛇牀亂藤蕪莽荒亂人參雌黃似石硫黃
杜衡亂細辛百步似門冬防葵似狼毒

遠志

苗曰小草芳窮苗曰江籬

日食麒麟

麒麟闢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嬰兒號
而母乳出蚕珥絲而商絃絕

續博物志

林登

天河倚杵

河圖記曰百代之後地高天下千代之後天可倚杵

春雲秋風

仲長統曰春雲爲輿秋風爲駟

商雲

京房易占曰雲二色曰商瑞雲也荀卿言雲友風子雨

墨兵

孫樵謂史書曰墨兵

金條玉科

楊雄謂刑法曰金條玉科

兔目

槐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葉如此也

子規黃鳥

高堂賦子規一曰姊歸討流幽州方言黃鳥

曰黃鸝

毛席氈鄉

後漢西域傳註龜曰毛席劉孝儀謂狄龜鄉

容城侯

司空圖謂鏡曰容成侯金燭又曰壽光先生
大宅虎圍

枚叔總稱面白大宅眉目間曰青陽王元長
謂國子學曰虎圍

鳩車竹馬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戲

貌糖

後漢顯宗紀註以糖作狻猊形號貌糖

金柝

潘岳謂刀斗曰金柝今之銅器也

壺郎

陸機賦掌漏官曰壺郎

清盧

楊雄謂目瞳子曰清盧揚眉曰揚衡

天心月脇

皇甫湜稱竒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澤鶴

世說羊祜鎮荊州江陵澤中出鶴取以教舞
甚馴名澤鶴

文王四乳

春秋元命苞文王體四乳

鳩杖

續漢儀賜老人杖杖端刻鳩取其不噎

九寡

七發云孤子之釣以爲軫九寡之珥以爲徽
取孤寡之物以裝琴要有悲聲九寡者九爲
寡婦也

陽馬

何平叔謂屋角梁曰陽馬

八極

鄒子曰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有海環之

如此者九又有大瀛海環之總曰八極

畫妖

後魏元兆能行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
曰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妖有在陸之
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黃化寺壁畫鬼祟
物類相感志

靈夔

黃帝以靈夔爲鼓聲百里

楓人

嶺南多楓遇雷則瘦長三五尺如人狀謂之
楓人

金出汗

凡山石盛夏必汗出赤黃金汗白而紫者

銀汗

陰陽石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
鞭陰石必雨雨久鞭陽石則止

仙漿

拘樓國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漿飲者十
日醉

九豫章

東方有九豫章一樹主一州上有九力士執
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行斫行復 復遲者
州伯病不復者州滅亡

投酒於川

越勾踐出行有獻酒一壺者王曰吾獨飲若
三軍何乃投於川命一軍飲之皆沾醉

鼠重萬斤

北方有層水厚百丈有鼠在土中食冰不食草木重萬斤

嫁茄

茄子樹開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茄

觀日玉

大如八寸鏡映日觀見日中宮殿曰日玉火玉
唐東夷所貢色赤長如寸積之可以燃鴟置

之室中不復挾纊

香雲香雨

員嶠爛石燒之煙爲香雲徧空則下香雨

麝枕

置麝枕中可絕惡夢

龍鬚拂

元載得龍鬚拂置之堂室蚊蚋不敢入

樹化鴛鴦

宋韓朋妻美康王奪之妻自殺王埋之經宿

生樹支體相交王欲伐之化爲鴛鴦飛去

羈忿犀

唐公主有犀如彈丸帶之能羈忿

瑟幕

唐懿宗賜公主瑟幕紋如碧絲貫以真珠雖暴雨不濡

宣室志

止戈龍

上元初冠天師嘗言止戈龍意謂武后

也

千年仙鹿

明皇狩近郊射中大鹿張果曰千年仙鹿也
漢武時有生獲此鹿者帝活之且命以銅牌
識其年月果於左角上得二小牌

玉清三寶

常弇夢游玉清宮玉清女遺以三寶曰一瑤
杯二曰紅麌枕三曰紫玉函

見蝦蟇

李揆未相前忽見一大蝦蟇小鳳占之蝦蟇天
使吉兆也未幾拜相

柳將軍

有人於古宅遇柳將軍驗之乃一株枯柳
錦半臂

寶參爲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
解者曰半臂者股肱之衣也公其居股肱之
位乎後數日果拜相

紙月

楊晦之謁王先生先生令其女刻紙狀今宵
之月施于垣上是夕光自東垣發洞照一室
八月十二夜也晦之將去先生以杖畫地視
其庭懸崖萬仞有積水嵒谷重疊先生曰陵
谷變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泣告曰誠不知
一日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已千
年乎先生笑曰子無懼吾以爲娛耳於是持
籌掃其庭有頃如舊晦之乃歸

架梯取月

大和中周生有道術方中秋月色澄堂有數客來周曰我將挈月入懷袖因取數百筋繩而架之日我將此梯取月乃閉戶久之客步庭中伺焉或天地曠黑仰視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舉其衣出月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骨食頃如初

月圃白瑤宮

李賀卒母夢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遷都月圃建白瑤宮以某業於詔召與王士數輩

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業纂樂章
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

諸葛後身

韋臯生一月有胡僧見之曰別久得無恙乎
嬰兒若有喜色衆問其故僧曰此子乃諸葛
武侯之後身

平生當食萬羊

李德裕嘗有一僧曰公當萬里南行期在旬
日公曰且然果遂還乎僧曰當還公訊其事

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所食九千五百矣
所以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曰吾頃夢行晉
山山上盡皆羊有牧者曰此御史平生所食
羊也果符師之說後數日振武節度朱暨致
書饋四百羊公大驚僧歎曰萬羊將滿其不
還乎旬日貶湖州連貶崖州竟沒於貶所

夢捧日

楊炎少時夢陟高山仰視瑞日紅光赫然因
舉左右手以捧之後登相位果協捧日之祥

虹蜺天使

韋臯鎮蜀宴客西亭暴雨俄頃而霽有虹蜺自空而下垂首筵上吸其飲食且盡其首似驢五色若霞公懼罷宴小尹豆盧署曰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戾降於正則爲祥公正人也某敢以賀旬且拜中書令

韓退之見神人

慶四年冬韓退之卧疾見一神人被甲仗劒長丈餘立于榻前曰吾有金革事將與卿

圖之公曰願聞神人曰威粹骨絕國世與韓爲仇今欲討之力又不足卿以爲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領而去乃歎曰是何祥也凡數日窮其理不能究至冬公薨

白衣吟

華山月夜有白衣丈夫循澗水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常對空山月

月夜聯句

梁璟居商山旅館時中秋月朗見三丈夫稱
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與璟坐庭中呼其
僮曰玉山人取酒共酌聯句步兵曰秋月團
如鏡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若絮
長史嘿然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
吟曰秋草細同毛二人大笑曰拙則拙矣何
乃遲乎長史曰中郎爲僻韻而滯捷才中郎
又命玉山召蕙娘佐酒頃之一美人至長史
戲曰女郎自赴中郎召耳美人曰安知不爲

衆來乃歌鳳樓之曲中郎又曰山樹高高影
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謂向者僻韻信中
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長史卽曰山天逢
歷歷一坐大笑曰遲不能巧速而且拙捷如
是耶環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曰孝廉安知爲
詩哉環發怒震聲叱之坐中客驚遠失所在

曹唐詩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世嘗得句云水底有天
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忽見衣素婦人閑

治徐步吟賞此句數日唐卒

黑龍甲中出

宣律師持律第一忽覺手如火燎之狀師驚曰汝水族也何爲潛於此乎卽伸臂誦呪已而震霆擊指甲有一黑龍自甲中出初甚小俄長丈餘火鬚電眸攫空而去

黃衣婦人乞命

柳宗元爲永州司戶至荆門驛舍夢黃衣婦人曰某之命若敗縷之懸風危危將斷且飄

矣君能活之戴恩何地明日荆師召食以夢
話召吏訊之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
將爲膳今已斷首遂命投江中是夕夢前婦
人來而亡其首

玄陰池

有人見群僧浴水中問之曰此玄陰池也又
曰擅越可聽吾徒之梵音於是合聲而噪乃
羣蛙也

清水珠

馮翊嚴生嘗得一石狀若彈丸後有胡人願以錢三十萬易之曰此吾西國至寶名曰清木珠自亡此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我越海踰山來中夏求之卽以珠投濁水澹然

清徹

蟾蜍

蟾蜍嘗化白衣美丈夫自言齊人曹氏子

玉龍膏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曰

此膏若持北來則禍及韓約都護安南得膏持歸是歲京師亂約以附鄭注族誅

居士金精

韋思玄求鍊金之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謂病癱潰血且甚韋方會食居士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回視其溺乃紫金液光采粲然客有解者曰居士金精也驗其名氏信矣

稚川真君

僧契虛游稚川山頂有宮闈在雲物之外殿
上有簪冕者曰稚川真君真君問曰爾絕
三彭之仇乎契不能對真君曰不可留此

己酉平蔡

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
石刻有鷄未肥酒未熟之語解者曰鷄未肥
無肉也肥去肉爲己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
爲酉破賊其在己酉乎後平蔡果以是日入

城

七聖畫

雲光寺有聖畫殿長安謂之七聖畫初制殿宇有少年詣寺曰某弟兄七人善畫願輸工僧許之七人持綵繪至戒云七日慎勿啓門僧從其語凡六日闔然無聞意其爲恠遂發其封忽有七鵠望空飛去綵繪儼在西隅唯西北未竟後盡工見之驚曰神娘筆也

謝翹詩

二云斜月照人今夜夢落花啼動去年春又云

愁態上眉深黛綠淚痕侵臉落花紅

覩杵爲妖

建中末獨狐彥者泊舟淮泗步月至佛寺有二丈夫一人身長黑衣稱姓甲名侵計第五人身短青衣姓曾名元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少以剛勁聞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計忤之時皆謂我侵計後遇仇易姓甲氏以遘患吾素精藥術而升降上下卽假手於人吾有舅氏起居未嘗不俱曾元曰吾

陶唐氏之後也受姓於姚曾者其子孫以字爲氏故謂曾氏吾素褊躁負氣凌上遭下流沸騰之謗吾賦性堅正赴湯蹈火賙人之急語未卒寺僧歸二人馳去不見彥乃悟曰曾元豈非餽乎文以瓦附曾餽字也名元者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甲侵計者豈非鉄杵乎以午附木杵字也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侵計者反語金截截附金鐵字也總而辨焉得非餽及鉄杵耶明日果於

積壤中得一鉄杵又一甌

類說卷之二十三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四

博異志

師曠第七鏡

剖魚腹得刀

道士得仙

衆花之精

天柱山梯仙國

上清童子

舞袖弓彎

巴陵鬼詩

海龍王女

胡二姊

獨異志

商較卿相

狃異志

人魚

天上碧玉樓觀

括異志

南岳赤腳仙人

會聖宮見羽衛

曹門好

醴泉觀

僕射廳

金甲神人叱醫工

汗脚襪

彈鷗

龍首山人

鬼手書草字

毋死後歸

正郎鼻

大鰲放生

道士奏章

芙蓉館主

張酒酒
城隍廟求嗣

費孝先毓園

贓濫取斬

龍恠

屠猪刲羊

許偏頭

誤食厭物

湖中見舡

得父石誌

茅處士叱鬼

截豕一耳

段穀狂吟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四

卷一平

馬公草鞋

金飄神

羊叱

鬼頭

龍來神

道章

大德

類說卷之二十四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博異志

谷神子纂

習識談妖其來久矣因尋往事輒議偏題
粗顯箴規但資笑語只同求已何必標名是
稱谷神子

師曠第七鏡

天寶中陳仲躬居洛陽清化里有大井好溺

人一日有敬元頴請謁飾鉢粉衣緋綠衣曰
此井有毒龍自漢居此井緣與太乙左右侍
龍相得每相蒙蔽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
千七百人矣某爲龍所驅使爲妖惑誘人共
食昨夜已朝太乙兼河南數處勘責數日方
廻君命匠淘之則脫難矣願終君一生奉奉
無所不致仲躬命匠入井獲古銅鏡夜見元
頴謝曰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第七者貞
觀中爲許敬宗所墮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

重見人間明日望君移宅自此不復見影矣
明日牙人來請移居大小價類一如清化
者且云價直契書並交割訖後三日舊井崩
堂隍陷仲躬後有所湏皆如移宅之效其鏡
背科斗書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
首陽山白龍潭鑄於鼻題云夷則之鏡

剖魚腹得刀

開元中王昌齡舟行至馬當山使風不能駐
命賚酒脯紙馬上大王草履子上夫人詩曰

崑崙一面望中牽奉上大王不取錢只爲猛
風波浪驟莫恠昌齡不下船時有金錯刀貯
履內誤將往忽有赤鱗入舟昌齡命烹之割
腹獲刀歎曰葛仙公命魚送書古人剖鯉得
素頗同也

道士得仙

緜氏仙鶴觀道士皆精專法籙每年九月三
日有一道士得仙至其夜皆不扃戶以求飛
昇張竭忠爲縣令使勇者覘之見一黑虎入

觀銜出一道士而去至明並不得仙者竭忠
大獵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或冠帔人髮骨
甚多皆每年得仙道士也

衆花之精

崔玄徽月夜有青衣引女伴曰楊氏李氏陶
氏又紺衣小女曰石醋醋又報封家十八姨
來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色皆殊絕芳香襲
人醋醋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被惡風所撓
當得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旦與作一朱旛

上圖日月五星立苑之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待此月二十一日立之崔許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樹飛砂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徽乃寤衆花之精醑醑乃石榴封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輩來謝各裹桃李花數斗云服之可以却老某等亦長生至元和初玄徽猶在年可三十許

天柱山梯仙國

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浚井千餘尺而無水

工人捫壁別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牌曰天柱
山門內兩童皓齒垂髮洗足金冠問汝胡爲
至此工人具陳本末湏臾有緋衣傳勅曰以
禮遣之引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
行半日有一國城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
仙國工人詢曰此國如何處答曰諸仙初得
仙者關送此國脩行七十萬日然後至諸天
或玉京蓬萊崑崙姑射工遂上山尋路門人
曰汝來此頃刻人間已十數年欲出舊穴應

不可得當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引上天
門湏臾雲開已在房州詢陰家云已三世矣
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上清童子

岑文本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
奉參冠青圓角冠衣淺青衣曰自漢得果成
本生於吳得不凝滯之道文本語以漢事了
如目睹問冠帔之異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
此是上清五銖服又曰八銖六銖尤細者五

銖也出門數步牆下不見文本掘之一古墓
中惟得古錢二枚文本寤上清童子銅名元
寶錢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
五銖服亦錢文也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
帛日盛至中書令忽失古錢遂薨

舞袖弓彎

邢鳳萬居長安平康里故豪洞門曲房之地
也晝夢一美人曰此妾家也取綵牋寫陽春
曲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

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換九秋霜

巴陵鬼詩

劉方玄夜宿巴陵古館聞家口囁咏之聲一
老青衣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騎偏白
騶抱阿荆郎墜損左膊至今天陰酸疼明日
必大雨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無昔
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綿綿思遠
道也明日果大雨壁上有詩云爺娘送我青
楓根不記青楓幾廻落當時平軒衣上花今

日爲灰不堪著墨色甚新乃知夜來人題也

海龍王女

許漢陽真君元中舟行洪饒間日暮尋小浦
濡入行數里不覺到一湖中水纔三二尺湖
崖庭宇甚盛見數女郎飲食皆非人間見者
有一樹幹如梧桐葉如芭蕉紅花滿樹未吐
大如斗蓋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闌干上一
聲而樹花皆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
尺餘管絃悉備女郎舉酒衆樂具作夜深花

落便失所在一女郎作詩曰海門連洞庭每
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諸女郎
曰欣此旅泊相接恨恨而別明至濡口訊之
曰昨夜溺死四人撈出其一人似活久乃言
曰海龍王諸女歸洞庭宿此取四人作酒緣
客少不多飲我却得來漢陽問客爲誰曰一
措大耳漢陽默然覺腹中不安吐出鮮血數
升方知人血爲酒三日方平

胡一姊

馬燧貧賤時寓北京謁護戎犯諱庭叱而出
燧避郭外護戎遣鐵騎追索燧匿于避民敗
室中見一女人曰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
慰以灰數斗橫布地上日夜半有異物相恐
切不得動過此厄後勲業無雙言畢而去果
見一夜火赤髮金牙獰目吐火終不敢越胡
二姊之灰俄聞車馬來戶云馬生必匿於此
夜火奮起噉食人馬殆盡而去燧乃獲免後
立大勳官爵穹崇竟不知胡二姊所在思報

不及春秋祠享列於廟左右

獨異志

商較卿相

明皇幸蜀裴士淹從馬上商較卿相士淹曰
姚崇如何帝曰健者也宋璟如何曰賢而浣者
也論十數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如何帝
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陛下何委用
之深也帝俛而無言

祖異志

人魚

侍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鬚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見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天上碧玉樓觀

九華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自舅

姑曰新婦不唯疾止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
空而去又數日復回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碾
成窓戶悉以珠密綴紋絲帳幔五色相照仙
女行明中燃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
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爲從婦乘之
冉冉而去

括異志

南岳赤腳仙人

樂史爲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帝君詔俄見宮

闕壯麗帝曰而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
至帝曰中原未嗣汝往勿辭頓首祈免者再
三帝曰往哉遂唯唯而去旁拱立者曰此南
嶽赤脚李仙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
聖會宮見羽衛

聖會宮在洛陽之東 祖宗神御在焉嘉祐
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人見羽衛陳布
道中最後一人衣赭袍張黃蓋乘馬至宮前
不見明日宮門大敞諸殿門鎖不鑰而啓俄

頃報 仁廟上仙

曹門好

天聖明道京師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卽曰曹
門好物之高大者卽曰曹門高景祐 仁宗
曹王文孫爲后王佐太祖定天下降蜀平
吳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宜乎後裔之
興也

醴泉觀

祥符中京師東南隅醴泉湧龜蛇見其側飲

之者疾瘳卽其地營祥源觀後灾再加繕造
改號醴泉觀熙寧中薦加修飾命教坊伶人
奏樂於庭是日真武影現於殿脊大珠中部
從神官旗纛悉具

僕射廳

陳英公執中初以右正言謫監永州酒務一
日屋楣間見金字牌書僕射廳字後果至台

輔

金甲神人叱醫工

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申國姪娠而疾將去
之醫工陳遜煮藥將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
然鼎覆再煮再覆又煮而加火焉困甚就榻
夢神人披金甲持劒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
汝何人敢加毒害遜懼而寤以白相國後生
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汗脚襪

盛文肅公度忽疾而死越夕乃蘓云爲人追
入一府見王者云同姓而誤追亟命還歸道

中見故相沈義倫曰知公得還爲我語家人
頗爲汗脚襪所苦文肅歸以語其孤不悟汗
脚襪之說及服除徹神坐而榻傍有敗襪空
其所自乃守靈老卒夜宿偶置于此日起忘
之謂已亡失不復求索

彈鵠

張太寧戢方性惡鵠每挾彈逐之嘗居佛寺
有鵠巢于殿之魚尾育二雛羽翼漸成張親
彈之而斃大鵠盤空悲鳴不已太寧步庭中

一鷗下持其中一鷗攫傷其鬚旬餘創潰而死

龍首山人

前進士楊通與楊寘狀元相善夢寘投刺自稱龍首山人慶曆中登第而卒後人解之曰龍首狀元也山人無祿之稱也

鬼手書草字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窓獨坐閱書有大手如扇白窓伸前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

書一草字窓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
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
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
我戲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
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草字遜謝而去
母死復歸

潘繼宗郎中母亡十年一日忽在堂容狀衣
服宛如平昔曰可於堂西張幃幕中安二榻
將與伴我二婦人息焉又云吾死亦無大過

卷之三
陰官置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旣受朝封我爲縣大君乃縱出入今往生冀州磨房某人家爲女因得來此家人日具飲食唯聞七筋聲月餘告去舉家送至郊外空中有哭泣聲

正郎鼻

徐郎中少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諦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於籃中擇一鼻剗去徐鼻以所擇安之頗覺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

自爾端直歷官正郎

大鱉放生

宋傅慶中舍嘗得數鼈付厨婢曬之其一甚
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踰年婢病疫煩熱將
卒昇致外舍翌日見胷脇間皆青泥詢之云
不知所自但熱差減耳家人伺之夜有大鱉
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婢胷水之其病遂愈

道士奏章

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

公笑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
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所足微
溫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
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
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
何姓曰姓王二名名下一字黑塗旁注一字
遠不可辨旣而郡守母病平愈明春狀元乃
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歎道士通神也

芙蓉館主

慶曆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
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鞍轡於
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耶有一
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
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張酒酒

道士張酒酒得錢卽沽酒未嘗一日不醉一
旦拂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

城隍廟求嗣

建州有張某無子屢禱城隍求嗣夢神告曰汝夫婦分當無子我念汝虔禱今以廟中判官爲嗣果生一子名伯玉舉進士第歷官正郎典數郡而卒才藻廉勁嗜酒不修飾垢貌蓬髮如土偶判官

費孝先範圍

費孝先成都人取人生年月日時成卦謂之範圍復有卦影所畫皆唐衣冠祿位亦唐官次豈非唐之精象者之爲歟

贓濫處斬

韓元卿爲峽州推官忽揮刃自剄喉雖斷而未死祖擇之時爲湖北提刑同年進士也往往視之韓不能語但舉手如索紙筆狀因授之書云贓濫分明罪宜處斬祖僉取桑根線縫其創元卿以手褫去遂卒

鼈恠

潭州樂平橋港有鼈爲恠多食人歲有溺死者市民李姓者弟溺死求屍不得因刺掌血

作章夜醮而焚之夜夢至一處若大府有數
吏鐵索繫一物長數丈如龍而一角目光如
電有頃一人下殿呼曰江鼈肆暴枉害平人
決鐵杖一百處死李某不合以掌血腥穢上
瀆高真宜付王碩決臂十五後數年王碩知
潭州李坐遺火伏罪

屠者割羊

武弁馬仲方有餽牝羊者生一羔仲方鬻于
屠肆翌日將割而亡其刀良久見刀于溝中

取而洗拭旣又失之乃羔羊竚投溝中又以足踐淖中使勿見屠者視之大感傷自此不復屠羊

許偏頭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貧人敝衣憔悴來求傳神許笑曰君容狀若此而求傳焉何也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

類語 卷之三
降臨道人曰君傳吾像置肆中有求售止取
千錢後有識者曰此靈泉朱真人也求者輒
輒許貪盡直每像輒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
有限不可妄取安得違吾言將促其壽也掌
其左頰旣寤頭遂偏自是呼爲許偏頭朱真
人乃朱居士名雄見唐史亦見杜光庭仙傳
誤食厭物

張燾龍圖景祐初甲科登第嘗誤食犬肉夢
黃衣使者追至一宮闈一道士曰何故食厭

物燾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止此吾爲汝
言少選出曰可謝恩引至殿前通曰張燾誤
食厭物謝再拜而寤張神骨清粹襟懷夷曠
豈非仙曹之被謫者乎

湖中見船

徐禧學士舟次彭蠡湖水面白霧四起見二
朱漆巨舟旌旗赫奕檣櫓者肅而不諱相去
百餘丈而逝又見朱艦間以金碧相疊而去
又見二白艦載甲士數千戈戟森列尾三舟

而行船遠而益小

得父石誌

祖無擇龍圖嘗倅齊州過古河灘沙中得片
石上有數十字乃葬其先人之誌也遣人視
墳墓無一坏之缺竟不測其從來

茅處士叱鬼

劉燁侍郎有別第在襄陽燁卒長子庫部又
卒乃鬻其第爲茅處士所得夜聞呼曰庫部
來俄一人頂帽從數鬼叱茅曰我第爾何敢

據速出無賈禍也凡三夕至其聲愈厲茅叱
曰爾昔爲人今爲鬼矣尚恃貴氣敢爾耶若
我擅居爾第宜迫我出爾子不肖不能保其
先人舊廬因貨於我尚敢逐我耶言訖返叱
令速出鬼遂遁去

截豕一耳

羅紹漢陽人居近五通神廟隣家歲畜一豕
祀神多壞羅之藩籬紹父怒擒豕截去一耳
隣人訴於神旣而生紹與其孫各無一耳又

公安富民見二犬交以刀斷其勢後生二子

俱闔

段谷狂吟

段谷者累舉進士後忽如狂市中謳吟云一間茅屋尚自脩治信狂風吹連簷破碎斗供斜欹看傾倒牆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來歸後病死及葬發視但棺耳

類說卷之二十四